

强迫劳动

——关起来残酷使役

大西馨

(大尉)

在工地的山冈上建立的军官室内，我把值班做的家常饭当作下酒菜，一点儿一点儿地慢慢喝着酒。忽然，我向窗外扫了一眼，看到在远远的山冈上大约有200名男人朝这边走来。“啊，这群家伙来了。”我心里这样想着，点了一下头。我再仔细看看，发现他们也不戴帽子，衣服破成碎片，到处露出肌肉，甚至其中还有摇摇晃晃扶着同伴肩头来的。我皱起眉头：“用这群家伙能完成任务吗？”真让人担心。但是，我马上又想：“那怕什么？另外还有100名农民呢，到哪儿这群支那人^①还不是听我的指挥？就是杀他一两个也没有有什么关系。”想到这里，刚才的忧虑就烟消云散了。

这群男人是抗日军的俘虏，从5月开始，半年的时间，都在铃木中队干活。他们在潮湿地带修起了公路。前天，铃木中尉还得到在现场检查的军司令官饭村中将的表扬：“干得很好呀！”这群俘虏在千叶高地埋葬了他们200个战友遗

^① 当时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蔑称。——译者

体后，便被分配到我这个中队。今天，他们拖着沉重的步子来了。

收容俘虏的是一间长长的屋子，这大约是10天前完工的，中间有条50米长、1米宽的通道，两侧是2米宽的睡炕，铺上的干草虽然是新的，但是居住条件比牲口棚还差，既没有光线，通风也不好，是一间很简陋的长条形屋子。他们睡觉时已经过了半夜，每人裹着半条毯子。明天大概休息。正当他们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，脾气粗暴的日下部军曹带了两个佩剑的士兵，在不透气的长条屋子里像在枕边那样高喊道：“喂，起来，今天就要上工！”俘虏们皱起眉头，在这个说不定会干出什么坏事来的气势汹汹的军官面前，大家尽力保护住自己疼痛的身体，跳了起来。

“喂，吃饭啦。迷迷糊糊地打瞌睡可就连去厕所的时间也没有了！”日下部喊着。但是，拿出来的食物是在空罐头盒里盛上的一把高粱米饭，没有菜。俘虏们互相对望了一下：“什么？一直喊着吃饭、吃饭，这就是吃饭吗？让我们吃这样粗糙的饭食，那怎么干活呢？”俘虏们满面愁容，也只好拿起筷子吃饭了。这样还不到几分钟，我们就催着正在大便的俘虏，把他们带到后面的石山上去。在那里，让他们把挖出来的石头装到台车上去。

“北满之冬”，天气非常寒冷，刺骨的寒风从四面八方朝这个山丘吹来。“把石头装上车！”在浅川中尉命令下，俘虏来搬石头。但是，因为没有手套，怎么也不好干，俘虏们不由得喊着“冷呀”，把碰上石头的手缩回来。伙伴们互相对望着的一瞬间，“干什么这么迷迷糊糊的？躲开，只有这么点儿石头。看着，像这么干。”水田兵长用戴着防寒手套的手抱起石头装上车。他抓住一个俘虏，狠狠地连续抽打

那俘虏的耳光，然后便快步到下一辆台车那里去了。被打的俘虏气呼呼地瞪着水田兵长的后影，但是不久，就默默地开始装车了。

“从最前头的车开始出发！”长滨上等兵喊道。排头车的四个人手扶着车框，在零乱的弯曲的轨道上小心地推着。那里有一个急剧倾斜的坡，台车像箭似的飞去。长滨上等兵又急忙喊道：“喂，从这儿下去得有一个人掌舵！要是不灵活地刹闸，就会脱轨摔坏车子，得注意啦，喂，明白吗？”

四个俘虏担心地看着。“果真如此，这就是一条杀人的道路。竟让我们干这样危险的事！”他们都气愤得瞪着眼睛。不久，选中了一个年轻人，其他三个人都一边走一边提心吊胆地屡次回头看看。年轻人代替那三个伙伴插进了闸杆，猛地使劲检查刹闸，不一会儿，狠狠咬紧嘴唇，拼命注视着前方的轨道驾驶起来。在像箭一样飞驰的台车上，他使足了全身力气刹住闸，跑下了斜坡。以后的俘虏也学着这个样子，提心吊胆地逐个下到正道。在这杀人的场所，稍一疏忽，闸环脱落，就有脱轨摔下去的危险。不死也会重伤，我却满不在乎地丝毫无动于衷。

在正道，四个人咯吱咯吱地推着车。这附近是一无可取的潮湿地带，看不到人影，但是两年前在梅津关东军司令官的命令下通过国境的10米宽的大道，是耗费2万多中国人民的血汗修筑起来的。现在，在附近大姆凌河的运河，中国俘虏又在肩上挑起装满土的变成漆黑的麻袋。

发出沉重的吱吱声音跑着的台车，突然发出咕咚咕咚的声音脱轨了。四个人一面骂着畜生，一面看着轨道弯曲的方向，赶快抓住车身，想要拖转上来，但是已经晚了。这时，下村曹长飞跑过来：“喂，磨蹭什么？那样干，车子上

得来吗？”说着，用手中的军刀刀鞘朝四个人的背上、腰上任意打去。两个俘虏抽回扶在台车上的手，使劲瞪着下村曹长。下村曹长看到这种气愤样子，害怕得往后退了一步。此时，旁边台车的三个俘虏急忙跑了过来，一边劝解同伴，一边费劲地把车推上了轨道。台车行列又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前进了。骑着马看到这种情况的浅川中尉大喊道：“喂，再加把劲，别慢吞吞的！”

推着台车的俘虏，下半身满是疮痍，连皮肤颜色都看不清了，每推车走一步，由脓变成的硬疮痍就被棉裤踏破了，露出鲜红的肉来。俘虏极力忍耐着痛苦，拼命地推着车。但由于浅川中尉呼喊，士兵们仍靠近车旁催促着说：“再加把力推呀！”

再三努力，才勉强到达有12公里远的目的地。“喂，卸下来！”连口气也不让喘，卸下石头，然后就在露天开始吃饭。他们穿的棉衣只是形式上的棉衣，从破烂的布片当中露出了棉花。有的人只好裹上毯子和水泥袋。吃的食物，只是一把高粱米饭，还是盛在挖土的铁锹上，在寒冷的天气里哆哆嗦嗦地吃。在那里，到处都是极度不满和气愤的声音，但是，暴风雪把那些声音压下去了。日本兵则用皮帽子盖着脸，穿着臃肿的皮外套，在屋里喷香地吃着烧好的饭。

“喂，吃完了的人去割明天烧饭用的野草。”下村曹长嘴里塞满饭，一边大口吞食，一边大喊着。“这个混蛋要把我们驱使到什么程度才甘心呢？”俘虏们这么想着，气愤地把视线投向下村曹长的脸，拿着镰刀到湿地里割野草去了。这样迎着暴风雪，疲劳的伙伴们一起装好收割的野草，回到长条形的屋子已经是傍晚了。但是，一个空罐头盒子的高粱米饭，对于要满足空着肚子的饥饿来说实在太少了。

“哼！”

“起来肚子更饿。”

俘虏们就这么穿着棉衣，裹着一条半单薄的毯子，滚在野草当中。但是，化脓的伤口针扎似的痛着，很难入睡。他们就这样一夜也没合眼，熬到了天亮。屋外，从半夜开始下的雪埋住了轨道。

“今天让休息一天吧。”张中校请求说。

“作业进度比预定迟了，明天如果在一天之内能干上两天的活，今天就让休息。”镰田中尉对张中校提出的请求加上不可能的条件，冷淡地答复道。

“那么，请你把台车减少到30辆吧，如你所知，病人多，又是大雪。”张中校又要求说。

“我没有这个减少台车的权力。”这样说着的镰田中尉，把这个理所当然的申请也给顶回去了。

我准备在三义屯建设根据地，大约10天一次到现场去露露面，每逢去的时候便抓住士兵说道：“你们，可不要比南方战友们的干劲差。可不能让这群家伙看到我们的弱点，对不好好干的家伙要严加督促，对他们的性命是无需考虑的。”这些话是我的口头语。我的话果然见效。尽管从健康直到气候和工具都很恶劣，作业还是按照预定计划完成了。我出生在贫困的农民家庭，因讨厌工作而进入军队，有带水印饰章的任命状和闪闪发光的肩章，便飘飘然忘乎所以。“是啊，认真地干可以领到养老金，老了可以安乐生活。”我是这样决定一生方针的。为天皇和三井、三菱^①忠实地效力，并且把别人的功劳也算在自己的帐上，这是保证我飞黄腾达和养老

^① 三井、三菱是当时日本最大的军火工业财团。——译者

生活的条件。为此，要让这群俘虏忍受多大的辛劳和过着如何悲惨的生活呢？

我就是这样，使60多个俘虏由于营养失调和皮肤病而成为残废人。街上明明有陆军医院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叫一个人去住院，只是让滨野卫生兵潦草地治一下伤。每周到这里来诊疗一次的井本军医，忙得直喘，叫俘虏脱下衣服，但只是在皮包骨的身体上用手按一下肩膀便说：“嗯，好。”他一次也没用过听诊器。“什么看病，糊弄人玩！”病人嘴里这么说着，痛苦地勉强穿上衣服。

“井本君，他们好像是非常痛苦。”我这样说着。

“不，他们这些支那人，领导人一来，就故意这样夸张地呻吟。”井本说道。

从睁大眼睛瞪着我们呻吟的病人那里和充满恶臭的长条形屋子里，我和军医慌慌张张地逃了出来，靠着军官室的椅子，开始谈起虎林高级饭馆的传闻。

那天晚上，在长条形的屋子里，分别在江苏省和安徽省有父母、妻子的姓黄和姓曹的两个人，怀着强烈的仇恨，睁大眼睛咽了气，谁也没有注意到。饥饿和寒冷，繁重的艰苦劳动，再加上病痛，除死之外还有什么别的道路呢？出路只有一条，那就是拼死跑过警戒线，从这间杀人的长条形屋子里逃出去。眼看着有很多同伴死去的俘虏，选择这条道路是当然的。可是我得到这个报告后却感到窝火，直跺脚。没有办法，只好通知虎林宪兵队。然后，我生气地对担任守卫的梅本军曹和江藤伍长说：“喂，要好好地警戒！”我开始担心起来。

大约是过了10天左右，四个俘虏在虎林西方的村子里卖穗子时被宪兵队员逮捕，给送来了。我正气得没有办法，马

上命令道：“为了儆戒今后，把他们都绑在警卫室的柱子上！”饭也不让好好吃，把他们像狗崽子还是像什么似的绑在柱子上了。不久，军司令官传令“判决死刑”。我流露出满意的微笑，但增加了仇恨，心想：“用什么方法杀掉他们呢？”我也曾想为显示自己而砍一个头试试，但又想：“等等；如果砍这些家伙用的刀卷了刃，那可让人笑话。”我命令浅川中尉把他们枪毙。

“下次再也不逃跑了，从明天起让两个人去运石头。请饶了我们吧。”俘虏恳求着。但我对杀人抱有最大的兴趣，当然听不进去。

“事到如今，不要再说蠢话了。喂，为了儆戒大家，叫全体俘虏参观！”我发疯似的喊着。于是，在浅川中尉的指挥下，让清武军曹等七人对此负责。他们把子弹咔嚓咔嚓地装了进去。有一个俘虏用严肃的态度对我要求说：“不要蒙眼睛，你们来打吧。”但是我想，让临死的人瞪着，以后会感觉不好，就说“不行”，把他这么一个最后的要求也拒绝了。

“队长！可以了吗？”

“可以了！”

“打！”在浅川中尉号令下，七发子弹，把泰然自若地嘲笑法西斯的俘虏吧嗒吧嗒地给打倒了。他们最后的大声呼叫，在平缓的山冈上回响着。我们走近四个人旁边所看到的，是嘴边带笑的俘虏在鲜红的血泊里从容咽气的情景。

“在临死的时候还是些非常不错家伙。”我带着这样的感觉，马上转过身去。

“今后，你们在逃跑之前必须先想想今天的情形。”我站在俘虏们的面前说道。他们因战友们被残酷杀害，愤怒和

仇恨的感情正在沸腾。我只留下这句话，对尸体的处理也没有做指示，就回到军官室去了。

我接管第45野战公路队以来，就这样让他们劳动，仅仅半年左右的时间，就把自古以来世代希望在自己的肥美土地上和平劳动、父子兄弟和睦生活的人们残酷地杀害了21人，此外还使50余人成了残废。这种罪行只不过是罪行中的一例而已。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召集中国人民在日本士兵的监督下进行繁重的劳动，是东条他们的主意，而我们是唯他们之命是听的部队。我为什么成了这么一个大糊涂蛋呢？这是因为，我认真地接受了帝国主义者们的教导，并以此为光彩、为荣耀，而且认为这是自己飞黄腾达的唯一道路。因此就把什么罪也没有的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杀害了，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真是难以估计的罪恶。

简 历

原籍：爱媛县

学历：高小毕业

出身阶级：贫农

所属部队名：第42野战公路队

年龄：47岁

笔者的片言只语（1982年8月）

1956年秋，我在舞鹤登陆回国，住院一年多，治愈后在造纸机械制造公司工作，到退休年龄退职，后来在大成化工建材部工作。再退职后，在附近的制材公司再任职。1978年，随着公司倒闭而离职。其间，为了耐心疗养而住院近两年，又因为遇到交通事故而住院约三个

月，而且还因右手指被切断四个而住院，等等，真是坎坷的后半生。

现在，我一边耕种10公亩^①果园和10公亩菜园，一边担任川之江宣传委员，农协理事，残疾人团体理事，姓氏总代表，军人养老金协会董事，老人会董事等，以尽微力。这当然是站在对过去在中国所犯罪行赎罪的立场，特别是考虑到作为一个人，我们应该正确地生活，于是为日中友好、反对战争、争取和平而活动。

我的兵种原来是工兵。在“苏满国境”有广阔的潮湿地带，需要有作战用的公路，所以创建了公路队。在这里，日本军队人少，当然就要使用中国人修筑道路，于是把他们组编装备起来。从化雪的春4月到8月，用“勤劳奉公队”的名义，率领从东北各地集合来的农民，把湿地的泥土垫高，修成公路。从9月起运砂石铺筑路面，是使用中国战场上的俘虏，这个手记所述就是当时的情况，是我的反省记录。已经过了将近30年，凭记忆叙述的内容已经淡忘了，但是，对于中国各位国民来说则是难以忘怀的痛恨事。我由内心表示歉疚。战争必须极力避免，尤其是侵略别国，绝对不行。但是，如果受到别国侵略，那也必须站出来保卫国土。

（大西馨）

① 每公亩等于100平方米。——译者